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我們接著看下面第八小段，「若其心念念欲得利智辯聰高才勇哲，鑒達六合，十方顒顒，此發勝智心，行尼犍道」，這是第八小段。這是說一個人，他發心求智慧、求辯才，利是利根，智慧辯才聰明，高才勇哲，求這個。我們先把文字看一下，鑒達六合。六合就是十方，佛法講十方，六合是東南西北上下，也就是說世出世間法通達明瞭。十方顒顒，是有仰慕的意思，也有溫和的意思，在這個地方我們用仰慕好講，到處有人讚歎恭敬。這有什麼過失？過失在什麼地方？有求，有欲在裡頭，還是沒有放下。特別是十方顒顒這一句，我們一般人講的還是求名聞。發勝智心，勝是勝過別人，我的智慧辯才一定要勝過別人，你看好勝沒有放下。好勝就是今天講的競爭，現在的社會是崇尚競爭，佛說這是行尼犍道。

尼犍用現在的話來說，是古印度的學派，也是屬於古印度宗教裡面一個大的派別。翻成中國的意思，尼犍講離繫，繫是繫縛，遠離，也就是斷煩惱的意思。繫縛是煩惱，離開煩惱沒有繫縛。犍也是煩惱的代名詞，叫結使，就是講的貪瞋痴慢。他們也修這個。尼犍在一般講是印度修行人的總名稱，都稱為尼犍，所以視為外道出家的總名，都稱為尼犍。那裡面分的派別也很多，這一類他是修裸行、塗炭等離繫的苦行。那真是苦行，他不穿衣服的，所以我們佛門裡稱他為裸行外道；不穿衣服，身上塗灰，修苦行。他們認為（就是這個流派認為）人的罪福苦樂是一定的，就是講是定數，我們一般講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既然前定，那你就得要受，你不能改

變。這個觀念是錯誤的。

佛告訴我們，人這一生決定受前一生的影響，甚至前世多少生世的影響，他統統都有。當然愈遠影響力量愈薄弱，愈是近，你的前一世、前二世、前三世，這個影響是很重的，業力的影響。但是能不能改造？能，為什麼？因為業力是自己造的，並不是佛菩薩定的，也並不是上帝定的，也不是閻羅王定的，沒有人定，都是自己造、自己受，一定要懂這個道理，這才叫真理，這就是事實真相，我們不能不知道。

所以每個人一生的際遇，美國凱西說得很好，世界上任何一個人，你在一生當中，你所遇到的，每天所遇到的，跟前世都有關係。他說不可能有一樁事情是突發的、沒有前因的，這說得好。我們見到一個陌生人在馬路上走，可能你一生就碰到一次，見到好像很有緣，笑笑點點頭，不是偶然的。有時候我們也見到陌生人，見面他就生氣，他看你就不順眼，也不是偶然的。偶然碰到這些事情，我們今天心裡很明白，對我笑笑，前生大概我遇到他的時候也對他笑笑；這一生他對我瞪眼，看得很不順眼，前生大概我也是這樣對他的。所謂是一報還一報，這是很輕微的，時間很短暫的，一下就走過了。真遇到，不少人，不是我一個。如果不是前世有這些緣，為什麼很多陌生人會有這種情形？所以要常常去想這個道理。

親人的相遇，朋友的相遇，有些人為什麼不能保持到很久？尤其在現在的社會，你看到父子那種親愛，在兒童的時候，成年之後就變了，不愛父母，甚至討厭父母，遺棄父母。在美國，十六歲算是成年，離家出走之後，一輩子不再回來，跟家人不見面，這種情形很多。所以美國現在的制度是國家養老，物質生活基本上沒有顧慮，國家每個月會發養老金給你。朋友之間，非常好的朋友，遇到某一種因緣不往來了，這種情形很多。你細細思惟，與過去生中有

沒有關係？肯定是有的。可是佛告訴我們，從因要到結果，當中要有緣，所以佛法不講因生，講緣生。沒有因，怎麼會生？可是因有，沒有緣也不能生，因緣生法。而佛法重視緣，重視緣有道理，緣可以改變，因不能改變。這種外道就是著重因，不懂得緣。緣可以改變，所以佛家講緣生論。

教育就是緣，就是懂得緣，良好的教育就是最好的緣。他有不好的因，他接受好的教育，不好的因就不起作用，不善的因不起作用。好的教育一定是善的緣，譬如阿賴耶識裡頭，或者我們講真如本性裡面，本來就有倫理，本來就有道德，本來就有智慧，這佛說的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本來就有德能，本來就有相好，這是自性本具的，那要有好的緣，它統統起作用。阿賴耶識裡也有煩惱習氣，貪瞋痴慢也都有。好的教育不教你貪瞋痴慢，所以貪瞋痴慢那個不善的緣就不起現行，這要靠教育。惡的因沒有惡的緣，它不會起現行；善的因遇到善的緣，它就起善行，起作用，善起來了，所以他就能夠改變。

這個道理佛講得透徹，我們中國老祖宗五千年前就知道。所以這個教育的理念正確，五千年都沒有改變。朝朝代代都有興有革，唯獨教育的理念始終沒改變，而且這個教學的中心（核心）就是父子有親。我講這一句是中國教育的原點，所有的聖賢教育都是從這一點裡面發出來。現在人喜歡講爆發，都是從這爆發出來。所以教育頭一個就是親愛，父子的親愛如何能保持這一生不變，這是教育第一個目標。第二個目標，希望這個親愛能夠擴展、發揚光大，從愛你的父母，衍生到愛你的家族，愛你的鄰里鄉黨，愛社會、愛國家、愛一切眾生，這是中國教育。

所以中國教育是愛的教育，和平的教育，所有一切道德都不離這個中心點。我們講道德、講因果、講智慧，統統都是要幫助圓滿

這個中心的擴展，到能愛一切眾生。不但對人，對動物，對蚊蟲螞蟻，對樹木花草，對山河大地，一片愛心，為什麼？因為整個宇宙跟自己是一體，覺悟的人明白。迷的人是跟它對立的，他不是一體，他認為他自己這個身是一體，身外一切都是對立的。這就是違背自性，大乘教說違背法性。現在有一些真正有道德、有學問的人，他們講這個就是違背大自然的規律，所以提倡我們要隨順大自然，隨順大自然就是一切都要隨順父子有親。

這宇宙沒有別的，確實只有一個「愛」是真的，永恆不變。做學問、做功夫，怎樣把你的愛心發掘出來，把你的愛心發揚光大，達到究竟圓滿就是佛陀；達到究竟還沒有到圓滿是菩薩，菩薩了不起，正等正覺。這我們不能不知道。

所以智慧是自性本有的，你想得到，超過別人，這個觀念就錯誤，為什麼？平等的。佛講得好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哪有人超過的？所以佛明瞭，佛對於眾生是平等心，平等心從什麼地方顯示？從謙虛恭敬。你看中國的《禮記》，禮的精神是什麼？自卑而尊人，沒有別的，尊重別人，自己謙虛卑下，尊重別人。我們能夠謙虛、尊重別人，可是別人並不了解，不領情，他怎麼看你？懦弱、可憐，就是這種態度對我們，這是我們在一生當中親身感受的就太多次了；我們在這裡面學習。我們做法是對的，他的心態是異常，不能怪他，為什麼？沒有學過，這要懂得。沒有學過，你要怪罪他，你就有過失。有些學過，有的時候習氣太重，業障太深，有些做得也有不如法的事情，無論在言語、在態度你也要原諒，為什麼？修行功夫不到家。他不是不知道，功夫不到家。

我們看別人要想自己，我自己在初學的時候也如此，沒有學的時候不知道，對別人貢高我慢，真的是目空一切，瞧不起人。學了之後，才知道自己錯了。改，天天改，常常改，毛病還是一樣發，

到什麼時候才真正控制住？二、三十年。二、三十年天天讀經，不能離開聖教，才真正能到什麼？心平氣和，逆來順受，完全不在意，這是功夫得力。功夫得力，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說，我不是上根人。上根利智，一般講大概三年到五年就能控制住，我自己很清楚，我到自己能控制自己的時候，就是二十多年，將近三十年，哪有那麼簡單！人貴自知之明，自己要知道自己。

在我自己的經驗當中，我這一生得力最大的方法，就是李老師叫我出來講經，這是我一生當中念念都感恩的。為什麼？講經，那你就必須天天要讀經，不講經有的時候就不念了，就放在一邊，那你決定被染污。我四十多年沒有看電視、沒有看報紙，這些東西全部遠離，才能保持一個清淨心。天天讀經，講經就是跟同學們在一起學習，天天有長進，這才能夠保持著沒有退轉。確實，古人講的話，煩惱輕，智慧長，在我自己修學過程當中肯定了。所以我常說，老同學，常常跟我在一起的，甚至於你們不是在我身邊，在電視機前面，在網路電腦畫面前面，你聽我給你報告的，一年一年不一樣。我今年給你講的，你跟我去年講的東西做個對比，你就知道了，年年不一樣，所以法喜充滿。如果年年都一樣，沒有進步。這才有法樂，才有常生歡喜心。

智慧既然是本有的，跟佛是一樣的，為什麼今天智慧不開？業障、煩惱習氣障礙。去一分煩惱習氣，智慧就透出一分，去二分就透二分，去十分就透十分。所以古人講「但除煩惱，莫更求真」，這話講得好，修什麼？只要去煩惱，真如本性不要去理它，去掉煩惱，真如本性就現前。

我這個修行總的原理原則，章嘉大師傳的，就是六個字：看得破、放得下。看得破是明瞭，放得下就是煩惱習氣要除掉。煩惱習氣放下一分，你就看破一分，看破一分會幫助你放下，放下又會幫

助你看破，所以我搞了二、三十年恍然大悟，原來菩薩成佛就是這個方法，妙絕了。看破跟放下，相輔相成，天天做這個功夫，年年做這個功夫，到哪一天把起心動念放下了，那就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

起心動念是無明，不起心、不動念就是一真法界。在大乘教裡面講，破一品無明，證一分法身，你還起心動念，你的法身永遠不能證得。法身有，哪個人沒有？就是這個東西障礙，這是最後一個障礙，最難斷的一個障礙。我是很想不起心動念，這不起心、不動念，你已經起心動念，起了一個不起心、不動念的念頭，還是起了，你就知道這東西多難。所以佛教給我們，斷要從容易的地方斷，到最後再斷難的就不難了。容易的在哪裡？就是執著，要放下執著。放下執著從哪裡開始？先從身外，這都是有次序的。身外就是你身外所擁有之物，你要能放得下，然後再從身內。先從身外，你開始修一定要照這個順序，你的功夫會得力。身外東西要是放不下，你永遠不得力。

最初老師教我，章嘉大師教我，給我六年時間，真的我六年聽他的教誨，到第六年什麼都布施掉了。最難的是我喜歡讀書，我那個時候自己有一套《大正藏》，有一套二十五史，有一套十三經，都是很喜歡的典籍。李老師建慈光圖書館，我全部捐給圖書館了。那個時候我還有一位老師，周邦道先生，我抗戰期間在貴州念書，他是我的校長，國立第三中學校長，到台灣就又碰到了，他也跟李老師學佛，也是慈光圖書館的董事。他看到我把所有東西全捐掉了，他就跟我說：你學佛了，佛經你要留住，別的東西可以捐掉。那個時候還是年輕不懂事，說話都欠考慮，我回老師一句話，我說沒錯，我是學佛，大概將來我想要什麼經典，我都會得到。這種語氣不應該對老師說的，自己一點謙虛都沒有。

我相信感應，我統統布施掉了，我想我不會有缺乏。我財布施掉了，需要用錢的時候自然會有；法寶布施掉了，我需要什麼經典，需要查什麼它自然會來，我那時候有這麼一個信心。但是這個話，朋友可以說，對長輩、對老師不能這個講法，以後我才知道我錯了。儒佛都是教我們處處學謙虛恭敬，想的是沒錯，說的、做的也都不錯，可是在語氣、態度上，不是對長輩所說的。還是弟子規沒有圓滿的做到，懂得都不圓滿。可是我的老師，周老師真正是長者，那是真正的菩薩，對我們這些流亡學生照顧得無微不至，我們看他就像看父親一樣。抗戰期間，我們流亡的學生，同學跟同學在一起比兄弟姐妹還好，真正互助合作，同甘苦，同患難。

所以不要有勝過別人的念頭，這個念頭不好。我們是要求進步，我們的智慧，我們的德能，甚至我們的相好（相好屬於福報），都要有進步。為什麼？自己的成就是給眾生做榜樣的，身教，接引眾生的工具。如果學佛，我們樣樣都不行，人家一看，學佛是這種樣子的，這佛不能學，不但不能接引，還叫人家退心，這就錯了。諸佛菩薩一舉一動都是眾生的好榜樣。

早年，我第一次訪問北京，到北師大去參觀，我在那裡設獎學金，贈送一套《四庫全書薈要》，以後我也幫助他們買了一套《四庫全書》的續篇，在學校設有獎學金，所以學校裡面的領導、教授們陪我參觀。我在大廳前面看到一塊牌子寫了八個字，「學為人師，身為世範」，我回過頭來跟校長說這八個字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他聽了很驚訝，他說這八個字是我們全校老師共同擬定的。我說這兩句話就把《華嚴經》全部說出來，《華嚴》裡面就是講「學為人師，行為世範」，我改了一個字，以後他們採用了，聽說現在那裡改的都是行為世範。

所以我們要學佛、學菩薩，我們的存心，我們的言語，我們的

行為，不是說怎麼樣對自己方便，這個就錯了。要怎樣能給別人做好樣子，這個重要，這才是在作菩薩。菩薩念念教化眾生，沒有想到自己，無論是順境、逆境，沒有一樣不是給眾生做模範、做榜樣。所以智慧要增長，能力要增長，福報也要增長，決不能跟人爭。那增長，確實你天天在修，當然增長，增長怎麼樣？貢獻給一切眾生，不為自己。智慧德能增長，那你是多為眾生介紹正法。基督教《聖經》裡面說得很好，這《聖經》裡頭有的，教會的任務是什麼？宣傳基督的福音，這把教會建立的宗旨顯示出來了。我們佛法講得也非常清楚，佛法的建立是什麼？破迷開悟，離苦得樂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。這四句把整個佛法都顯示出來了。所以一切不為自己。

我們跟一切眾生，不同的國家、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宗教，都是好朋友。真正學佛的人一定知道，這一切眾生都是未來佛，戒經裡面告訴我們，皆是過去父母、未來諸佛。我們能夠輕慢嗎？用輕慢心，那就是輕慢過去父母，輕慢未來諸佛，那我們修的是什麼？如果不是天天在經教上，會把這個事情忘掉。你看佛菩薩苦口婆心的教導我們，提起來我們都懂得，可是境界現前，忘得乾乾淨淨，這是人之常情。我相信我們是如此，諸佛菩薩在因地也是如此，沒有例外的。一定要修很長的時間才得力，我們講功夫得力，在淨土宗講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就是功夫得力，我們所學的東西肯定在生活、在工作、在處事待人接物用上了，可是你要會學。我們就是真是得力於老師的教誨，老師不教我放下，我不會放下，不會放下，永遠是障礙，所以我們才真正認識明瞭放下是成功的祕訣，到最後把一品生相無明也放下就成佛。

所以在前幾次，我畫的圖裡面顯示，告訴同學們，放下執著，你就證阿羅漢；放下分別，你就成菩薩；放下妄想，你就成佛，這



是佛法。因為每個人，你本性就是佛，你現在為什麼不是佛？就是因為你有妄想分別執著，把你的真性、你的智慧德能相好統統蓋住，不是沒有，你並沒有失掉，你只要把障礙去掉，它就現前。所以對佛菩薩沒有什麼好羨慕的，他有我也有，我跟他是平等的，他沒有比我多一絲毫，我也沒有比他少一絲毫，問題今天我們差得懸殊這麼大就是自己有障礙。這個我們要感謝諸佛菩薩，他要不說出來，我們不知道，不知道自己有些障礙。障礙放下了，障礙捨掉了，哪一個人不是如如佛？哪一個人不是圓滿佛？這理要懂得。

那我們就可以把握著修行最高的指導原則，最高的指導原則就是放下妄想分別執著。老師教我開頭先要把自己身外之物捨掉，從這裡下手，你不從這裡下手不行。捨掉之後，你需要的時候它又會來，來的比捨的更多。我當年六年工夫全部放下，只剩下什麼？只剩下兩套換洗衣服，一個鋪蓋，那時沒出家，放下的。放下之後，我就知道，我那個時候希望出家，因緣成熟，就能有預感，不是預知，是預感，有這種感覺。同學們問我，大概你什麼時候因緣成熟？我說不出半年。結果真的，好像兩個月之後，臨濟寺的方丈就來找我出家，跟我商量，一個半月來了九次，我看他很誠心就答應他了，預感。

出家那時候的幾年，一無所有，身上沒有一分錢，只有幾本自己常常念的經典，到哪裡去，一個包袱背在身上，全部的財產都在裡頭，就是幾件換洗衣服；老師教我的。以後雖然多了，多了是什麼？沒有認為這個東西是我所有的，沒有，沒有這個念頭，真正體會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。我常常講，人生在世，這個世間是個旅館，旅館裡面所有一切設施是旅館老闆的，不是我的。所以我常常講，早年開始講經時我就常說，這李老師教給我的，我們使用權，不要有所有權，這是跟李老師學的，放下是跟章嘉大師學的。我有

使用，不能夠據為己有。

這些年來蒐集的書真是不少，我全部都給淨宗學院。那邊現在要建學校，我很贊成，將來在那邊培養儒釋道三教的師資，這是我很大的一個願望，希望他們努力去做。我今天概略的估計一下，我們在那邊所擁有的土地，合中國大概是一千八百畝。我們不要建很大的學校，規模很小，希望儒釋道都有，也就是我們講的漢學院，開這些課程。我們典籍都有，儒釋道都有。我們的佛教，我那邊蒐集有十套不同版本的《大藏經》；儒家有《四庫全書》、《四庫薈要》，這大的；道教的，我們有一套《道藏輯要》。希望在那邊培養三教的弘法人才，絕不據為己有。我已經八十歲了，八十歲的人應該要走了，一定要高度提高警覺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。能帶得去的是業力，愈是到年老愈是要多做好事，愈是要給後人做一個好樣子，真正能捨，真正能放下。

今年十月我們有個活動，這是國際上一個大的活動，這個活動完了之後，以後任何活動我都不參加。我希望把年輕人帶起來，後繼有人。中國古人常講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這個後是什麼？繼承人。如果你這一生做得再好，就到你為止，你死了以後就完了，你的成績等於零，一定要有接班人，這比什麼都重要。所以我們在國際上的活動，我也常常帶一些年輕人參加，他們都學會了，讓他們去辦。這次活動我一點都不操心，都叫年輕人他們去做，讓他們練習，以後是他們的事情。我講得很清楚，以後我不參加了，我給你們出主意。我有生之年就專講《華嚴經》，國內外任何活動都不參加，希望把這部經講圓滿，這份資料留給後人做參考，這是我最大的一個願望。所以不跟人爭這些名聞利養的事情，也不爭智慧辯才，什麼都沒有，不能學外道。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